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六

爵賞二

杜傳乞以光　聖政疏　　夏言

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户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覩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宮禁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德乃可授之非此二者不

宜濫與　祖宗以来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
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内臣物故
輒将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之人一槩乞恩傳陞錦
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
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
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
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縱而莫
聞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来
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大倉之米耗於俸糧
幾至乏絶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明詔内開正
德元年以来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

華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
求治之切意也當時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
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
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
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柰何改元以來未及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 聖
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爲蠹政之尤先前祗
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
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
之死 陛下念及藩邸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
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已極矣殛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廩給齋糧帑分麻
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厚矣今因梁恭等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典實爲過濫此則臣等
不能已於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
大壞於　先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盡係
於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
轍而非所以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遠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況　先朝之傳
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爲
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之裁革非也

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衡決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古典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員每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

江南水漕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義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爲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援以爲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言疲敝田野無人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寛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

能舍此不圖寖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綱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將令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辭免陞廕疏

王守仁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

一人文帛人何世襲百戶焉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
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氷淵切念臣
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
餘既又求長舍短拔用於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
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
難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畧悉經區畫會有成案
本院見督官兵征勦浰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
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
原議上緊依期進勦毋得遲疑參錯致悞事機一應
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為兵力不
及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

旨陰襲勿拘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遥遠不必一一呈
禀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勦去後今據前
因除将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
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
口奪回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
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行仰各道徑送廵
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録明白造冊　奏繳外參照大
賊首高仲仁李斌吳訊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
官兵攻刼郡縣郎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
就其奮熖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
神愁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寃憤解地

方之倒懸此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筭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胆将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莅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輕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聯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假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假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

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
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
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我兵漸奮賊氣先奪
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
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
再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齎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
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
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
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
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
功之有而敢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王良爲御

齊整乎轡御之餘緩急於喉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杖囬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臣仍依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

撫奸賞宣力受任者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力者獲
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願望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 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
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
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者你部裏即會官集議
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
承襲照舊㕘賛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
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
京兵部尚書照舊㕘賛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三代并
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

驚惶莫知攸措切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
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録荐陟
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
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 朝
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
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
聖 陛下龍飛閔臣覆盆之冤而照之以日月懇惻
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
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受以留都本兵之任懇
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
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以堪此乎今又加

以爵封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冐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説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久應機而發不閒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　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聖神以中興天下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固　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冐之是貪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

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則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灼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臣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林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故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或監錄經

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其功者固已有之終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詐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陰黨奇謀心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甞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功效飲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

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後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説寧濠及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寃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頼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冐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矣足以為功乎臣世受 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本

兵既已叨冒喻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病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人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以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令職終養老親苟全殘喘於林下即以濫施於臣者普加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之志如此則效忠赴義之臣死且不朽矣不勝感恩懇切願

望之至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　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諸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
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
昭公議宜勉承　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
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絕
聞命悸懷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
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
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優恩獨加於
臣余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

能獨辨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歆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情有所激於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況

江西諸郡縣近切剥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廵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 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

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膚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

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毆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

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
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無
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
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
猥之行乎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
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
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興人國門之冦苟能效其智
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
手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
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
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

況矢石之下鋒刀之間前有必死之刑而後有夷戮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令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令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令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徒以阻忠節之意缺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

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為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疾惟自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　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

而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

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

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惻祈禱之至

請差官查勘功次以明賞罰疏　余子俊

節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潘塤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今閒住常道新任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及山東副使牛鸞山西僉事陳大綱都督同知魯綱俱報稱山西青羊山賊盜已平昨自十月十八日以來浹旬之內各官捷音連十餘上俱各奉有　明旨下之兵

部但中間獲功緣由前後不一進兵期會彼此各殊
然亦詞涉張皇自多戰伐事事鮮據實跡意重希功
臣等切照青羊山之賊本皆　陛下赤子生長山谷
賦性冥頑所據負罪　朝廷原非無故作亂秖緣都
御史常道不能審辨於初而率易請兵激成負固之
謀及進勦不利則畏沮太過又定招安之計以致賊
首陳卿懷奸玩法逞其兇殘憑險弄兵招集黨與殊
不知山中居民衆多俱隸縣官星申其間善良愚蠢
豈盡從其所為即有獷猂彊梁始或聽其號召苟以
一山皆賊實為淑慝不分而欲一槩加兵詎免玉石
俱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自古帝王用兵之

大法也當時撫按官狃於意見不同偏主撫勦二說殊不知殲厥渠魁是之謂勦脅從罔治是之謂撫貫在並行豈容偏廢若是要在得人則滅此而後朝食無難也柰何向来此賊未下各該地方官員寡謀之徒莫不畏蜀如虎貪功之流以為奇貨可居首鼠兩端莫知從適徘徊觀望坐失機宜以致流毒兩省畜患經年幸頼我　皇上仁覆群黎明見萬里屢降勅旨深厭佳兵憫其無知緩以歲月惟欲吾人悔禍不忍濫及非辜於是止諸路之請兵罷常道之剿撫仁聲流聞盜賊感泣脅從之徒日圖解散首惡之勢日益孤危是以乃者三道兵臨一鼓而下蓋又懐悛

心本無鬬志兵威所加降若崩雨擒縱惟意如驅犬羊此實仰賴　陛下帝德好生之仁神武不殺之威所致也而魯綱何敢誇張戰伐以斬首為功保薦撫臣提督自任大肆欺罔臣切惡之參照前都御史令閑住常道始則輕謀妄動輒興兵端既而好事徼功驅民為盜以致賊黨勾連遂難解散及致挫衂即將招安卒之撫勦皆非恩威並失上煩　九重宵旰之慮下貽三省軍民之災厲階自誰允宜罷黜但有事以來畏罪懷憂不免嬰心調度責躬拊巳亦復竭力馳驅據其展轉奏陳類非有心僨事都督魯綱本椎魯武人飛揚暴將先奉　朝命遷延在途方且廣務

徵兵虛張聲勢意在大肆殺戮以邀首功八月初七日綱駐劄潞州不能宣揚　朝廷德意乃張大官軍虛聲以致賊衆驚疑奔裂肆出乃於壺關黎城潞城三縣地方日肆剽掠殺傷男婦燔燒屋廬此時賊在平地正宜騎兵野戰乃頓師安坐竟不能追擒一賊知其無爲却復入山盤據今次進兵之期在初六日副使翟璜等領兵入山已從曾班壑穿腦尖綻口至洪梯至陡崖所過賊巢俱已蕩平十之五六而陳卿父子俱已奔竄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賊巢俱已撤棄燒燬收降擒斬功已過半而曾綱乃於初八日午時方領人馬來會於智度寺初九日走據嵩腦賊從

山西路口青羊石迓頭等處遁走至十一日賊首陳卿爲僉事陳大綱所擒十二日陳綺爲副使牛鸞所獲數日之間不聞綱軍有所調度部下士卒嘗與賊交鋒今乃自詭領兵對敵之稱連日鏖戰斬獲首級二十四顆意是老弱潰散竄伏谿壑之間以求旦夕之命者京軍捕搜妄殺報功事同殺降法宜抵死以上二臣皆有罪可論黜罰之典所宜并加者也及照各官報捷臣等備將奏內事情逐一磨勘及拘差來人役當面研審所據近日進兵機宜平盗方畧盡出都御史潘塤經畫至於刻期入山則副使等官翟瓚等奪險先登擣其腹背之功居多牛鸞楊朝鳳等

遇敵嬰鋒扼其咽喉收降之人頗衆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遂使首惡奔竄俛首就擒以上各官俱有功可録旌賞之典所宜先行者也至若諸路各項官兵深入賊巢戮力用命乘危歷險百死一生合無不必拘於擒斬之例而以不妄殺人為功俱當從厚勞賞以勵人心但查勘前項功罪事干三省又兼京邊官軍若照常屬之巡按未免彼此隔別虛冒難稽紀驗異同事體不一　臣愚欵乞　勅旨遣差風力給事中一員前去各該地方會同撫按從公覆實明白具奏施行及照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

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

今青羊山賊首惡宄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

俘　闕下明正典刑以昭　國家大法但招收脇從

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爲今

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

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

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　綸音　令差

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

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岩谷蔪截去處可以刊木

通道削險爲夷即便選委疆幹官員起集丁夫赭山

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往則收降之人仍

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為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為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脇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土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為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為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即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兑酌量數月畧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為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棄地土分給耕種不

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册編
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
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
勅使撫臣從長區畫必能仰體 聖心為國善計以
俟他日上 請定奪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又照各
該州縣近山居民邇年以來被賊殘害重遭軍旅所
經室廬焚蕩田業荒蕪流離失所誠可哀矜欲乞
陛下俯垂軫念 勅令撫臣亟發倉廩及時賑濟仍
行州縣暫免差徭加意存恤則人人感悅地方可保
無虞而 皇上父母九有之心庶幾少慰矣臣等寡
陋之見不能仰窺 廟謨然芹曝之誠發自忠耿如

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所貴賞罰允當可服人心討慮深長可弭後患不當循用常調使功罪罔明苟圖便安使貽禍異日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止傳乞抑奔競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爲纂修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　恩比照事例該陞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修撰劉夔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

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
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
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
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
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
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
准擬欽此　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
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
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

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若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　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

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
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
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竊照席書本以憸
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
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璁萼以
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爲其弟以
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萼璁之疏必不上矣
書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璁萼並爲鷹犬無復忌憚平
生奸僞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
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汚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馬用之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璁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治朝貪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慎爵賞以弭釁端疏　　鄭自璧

近該御馬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授內官監該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

帶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喻分希恩賞哉不分率汚奏刻計得六十八人盖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涣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户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勳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恩出甯緣則姻聯戚畹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半食徼

恩死事邊戎未霑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
名制額匱校迍邅白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銓曹之
需闕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
而較之前項人役張願耗廩徒手攖官者難易果何
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　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
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内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内
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
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褻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
科部絫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衷行收放罷
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
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王箭兒王等數家然亦

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蓋不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宦籍其爲夤緣之計固不暎矣所惜禮儀清地可厠工師近侍衙門淪爲匠局將來篇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瞷瞷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俑於是舉乎又況此輩虚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滛巧以爲智能課事工則玩愒日時以爲勞勩避差役則假威内府以復身家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伈俔之容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頼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

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畜匱而新政稍充計帑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脩墜舉趨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上塵伏乞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情

干紀之舉恢張倖門蹊踐公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弭矣

靳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自璧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 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将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廕弟姪一人做正千户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户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臣 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

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借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
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回虜掃國而來也
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拮据之下使賊仆懺衂
軀而去　陛下加其勞勳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
不薄其若叅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級
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
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
計三臣叅隨則百有三十三員名矣　陛下誠以此
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賛
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録
之布滿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

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所事者特晨昏類擲之功耳俱已録用視吾輩觸風寒負戈弩以臨不測者勞瘁十倍吾僅蒙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邉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録用吾輩突鋒銛排患難以忘軀命雖僅獲功顧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檄往返經歲陞賞恩澤茫如捕風一字聱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 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

戢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覬功為恨此風著闒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乎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録其餘遞加賞賚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各官遜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趨邊士奮而後患可圖矣

抑倖進以遵 大禮疏 解一貫

先該吏部題王价原係朝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百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　大禮若使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
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
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錄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
一般閒住人員建言　大禮事同一體彼𣊬蒙陞用
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
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
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　臣等深
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
者　陛下勵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

背何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勲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哉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勲俱係朝覲考察黜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直穿窬小輩也唾去果核自知屏棄槁木冷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

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致仕固
已墮其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
復落其套内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
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
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
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邇何以示後謟諛成
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
與勳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得不已矣始猶以獲一
官為倖今如价與勳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不已
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

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成謀國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令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汙壞矣垂涎富貴者朝以議禮篤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實以儆利而遂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子勳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

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爲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爲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
哉
杜請乞以慎名器節秩廪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
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
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
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
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惟　國
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禄惟予與奪
也予奪公則人無瀆志爵禄慎斯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猾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世守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中興之令典有非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　臣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衛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

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　聖恩之不容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躐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禁則章服如之何而不僭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廪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斬二名顆若等嘗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石功求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五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

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品該支十石總旗該支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絹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逮事　朝積有勞勳生前蒙王之榮金帛之賜茲者塋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朘　國家億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昨自鮑忠初故之後京城內外衆口喧騰共

謂忠家財約有九十六萬雖是出入傳言未妥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席估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等之職而擯斥之天下後世亦當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加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令正 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可錄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何煩慶等紛紛奏瀆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暨成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 朝

廷之器以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謂　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褻如此耶又且徑列職銜自定名數意氣專恣事若已出臣謂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耳令胡雛作梗邊塵屢驚策勲者日廣而職事不蒙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不副其需孜孜睿衷固嘗厪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裁革鮑璇等勇士速賜停罷仍令以後

内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勤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
裁以見恩威出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冒叙
功勲徼求官職則員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
俸不虚糜足以紓東南漕輓之力而内治既脩外患
斯弭矣

閩廣軍功既録再獻愚忠疏　張鹵

頃勦賊曾一本就擒捷　聞該臣題爲乞　勅慎議
閩廣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
蒙　聖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
熊桴塗澤民而下首功衆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
李錫而下各陞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

功誠亦可嘉　朝廷報功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
矣但閩粤事固難于在目下成功尤難于為將来已
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已未庚申以至
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
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
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
獗者猶故耶盖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群兇
未靖于時即假聲稱以詿誤　朝廷不曰安插則曰
招撫致一酋首方擒一渠魁輙立浸淫十餘年来竊
據我良田殺戮我良民海壖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
者猶且下誑民心上徼　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

報大捷以欺　先帝徒以進秩錄廕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萬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乎而不知吳乎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相傳溺死之吳平為目前深幸而不思存留之一本更所當虞是一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即總督壽所自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濟之賊及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楊標又舉其尤則有林容程老王老即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卓鍾諸姓及香山蠔鏡其說尤多廣西古

田一縣久没賊巢守臣以失地爲常談以安靜爲省事今竟至此莫敢誰何屢報一本二百號船隻亦難謂沉溺擒獲俱盡是未除賊黨視昔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兵足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鎮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淬礪整搠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類係干一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仍責之巡按稽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顆其招撫安插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服役務盡使妥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

輯事宜一一審處如練土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據擇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疴方殺必大補榮衛庶保生全恨令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苦蹈覆轍觀其甫 獻捷音總督劉壽即倡爲水土不服之說巡撫熊桴即上一病勢危篤之疏而總兵郭成顯告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爲飾詞游言以引索高價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爲一本既擒吾責已塞縱後日禍亂復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靡監雖殞軀捐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即如一本就擒一事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

地者惟共為觀望延捱而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于詔手故臣昨專 請于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臣于此即可深思而顧尚忍為欺誑執迷不知何謂伏乞 勅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畧一一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勅下彼中當事諸臣如期從事再乞 勅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國運易危為安民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惓惓之至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國體疏　管大勳

伏覩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詳等題一本比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湳特准錦原奏新恩并照鮑瓚例着復職管事兵部知道黃保等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郵録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

厥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
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
爲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者
尚可隱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乎謹按革職錦衣衛
僉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專情臣請爲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
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
衣衛官入以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爲清
貴故舊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
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
錦衣衛爲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衛帶俸

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廕其弟姪義男為都督錦衣指揮等官黃時坤黃時泰黃鎧黃安輝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廕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僉事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瓚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瓚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瓚是時承　先帝旨准

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況原奏
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来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
之輩遂峩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
刀懸玉於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
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　前旨乎浦之罪不容
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
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一毫僭竊者也黄錦雖勤
勞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
部肇塋地蓋饗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榮寵之者
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徃来看守同朝五貴

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黃氏竊塊土折寸木耶
迺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
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
而守先塋家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也豈
有堂堂　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骨
抗上擬　陵寢下冐　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
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今戶部計算隆慶
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銀二百萬
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餘
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增添耗蠹彼黃斌等
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冐充勇士手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
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
年其蠹耗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廩祿養詐冐之
厮流收無名之豺狼糜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
切齒矣據引鮑恩等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
等題要將鮑恩等陞級鮑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
劉體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納深燭冐濫裁革太
半今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近年陳乞等弊
尤當盡行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
生前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者皆得被封拜蒙甄
錄而餘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中官尚然假

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當鋒鏑而功名鍾鼎者
抑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恩貪
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
情將黃浦遵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黃保等查議
儁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　斌等遵奉　明
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以
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
又聞　先朝宦官若懷恩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
功効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
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
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

衍也仍乞　陛下勑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爲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事干名器責所當言他非逞恤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十六終